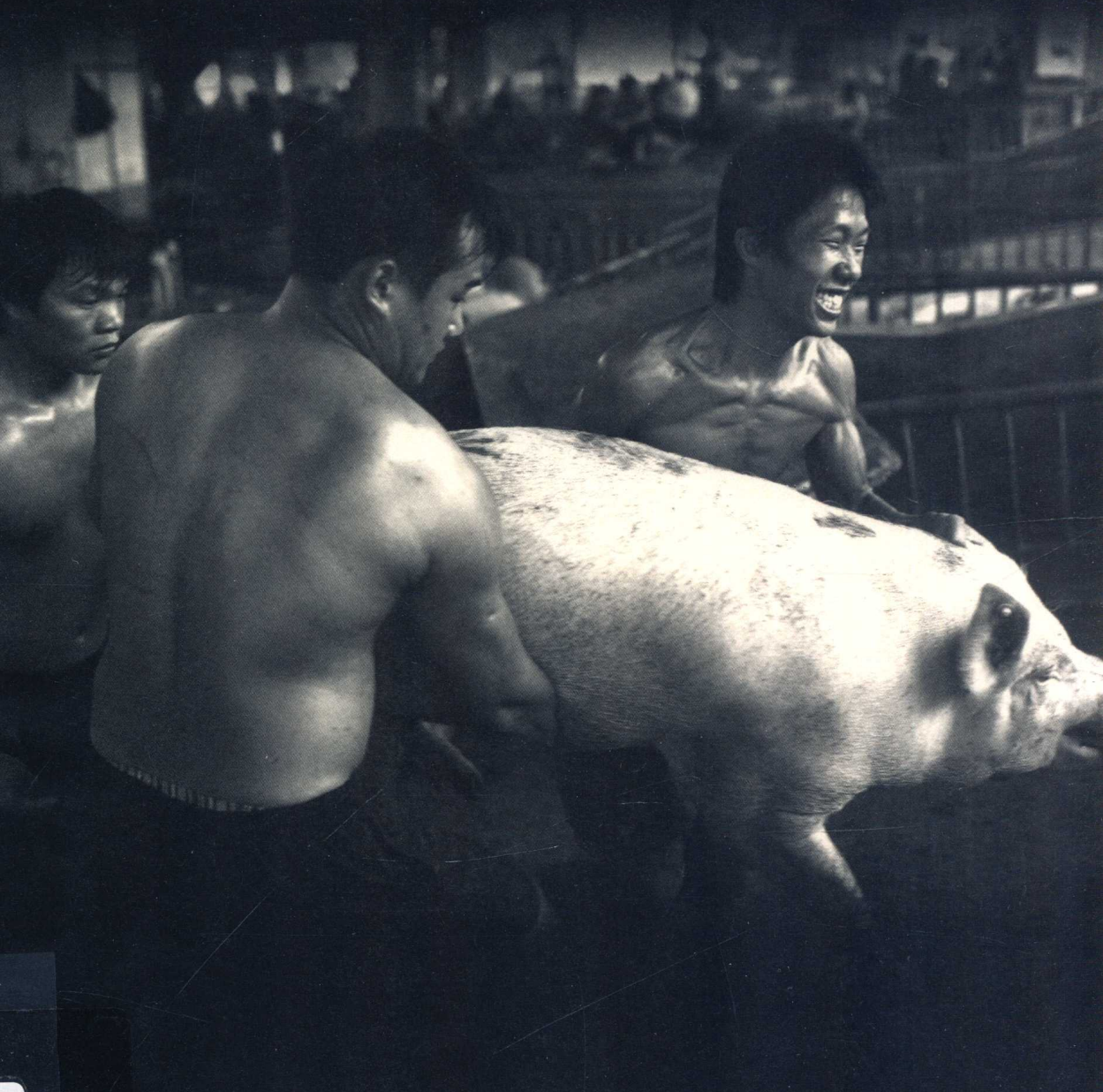


社會卷

# 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 中國社會調查



編著 / 三聯生活周刊

D668  
2043

港台書

社會卷

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  
中國社會調查

編著 / 三聯生活周刊



責任編輯	張俊峰
書籍設計	陳曦成、黃沛盈
書名	中國社會調查（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 - 社會卷）
編著	三聯生活周刊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14 字樓
版次	2012 年 1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 開（180mm×250mm）344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176-0 © 2012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內容原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有限公司所屬《三聯生活周刊》出版，經作者授權由香港三聯書店在港台海外地區出版發行本書。

# 目錄

編輯部的話 | 004

## 壹

### 醫療

血禍 | 008

艾滋病與政府承諾 | 024

人命關天 | 040

壟斷的大醫院 | 054

宣戰乙肝：一個大國的救贖 | 072

疫苗的安全問題 | 084

## 貳

### 教育

上海交大的灰色論壇 | 100

北大改革 | 118

清華基因 | 190

D668  
2043

港台书

社會卷

三聯生活周刊封面故事  
中國社會調查

編著 / 三聯生活周刊



# 目錄

編輯部的話 | 004

## 壹

### 醫療

血禍 | 008

艾滋病與政府承諾 | 024

人命關天 | 040

壟斷的大醫院 | 054

宣戰乙肝：一個大國的救贖 | 072

疫苗的安全問題 | 084

## 貳

### 教育

上海交大的灰色論壇 | 100

北大改革 | 118

清華基因 | 190

## 參

## 民生

個人所得稅改革 | 160

貧富混居時代 | 174

豬肉的價格動力 | 192

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全民富裕 | 210

告別低勞動力成本時代 | 230

火車還能跑多快 | 240

「7·23」事故追問 | 254

航班延誤背後 | 278

## 肆

## 青少年

馬加爵的三重世界 | 296

飆車少年 | 308

拯救男孩 | 322

圖片出處 | 343

# 編輯部的話

---

《三聯生活周刊》創刊於1995年。這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讀書》月刊後出品的又一份重量級雜誌。從構思、試刊，到正式創刊，直至今日它成為中國內地最有影響力的雜誌之一，眾多當代中國文化界、傳媒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都曾與這份雜誌有過或淺或深的交集——董秀玉、錢剛、楊浪、朱學勤、胡舒立……

真正在十五年時間裡決定了這份雜誌核心價值與外在氣質的人，是主事者朱偉和潘振平，以及一眾不可多得的主筆：方向明、胡泳、苗煒、舒可文、李鴻谷、王小峰，以及更多年輕、獨立、富有才華的記者。

如果你以為我們要說《三聯生活周刊》是中國內地最好的雜誌，那絕對是誤會了。把這份周刊與今天內地大小城市報刊亭和書店裡面越來越多、越來越精美的報章和刊物一併比較，它並不能掃一眼就跳出來。但這樣的比較有失於單薄。比如說，很多人並不知道，1995年創刊的《三聯生活周刊》

是最早嘗試市場化的中國刊物，在那以前，雜誌的「市場化運作」，對於中國內地出版界、傳媒界幾乎是個空白的概念。這本雜誌在中國內地誕生，里程碑的意義非常重要。對中國傳媒有興趣的讀者，大可以延伸一步，去回望今天中國市場化刊物出現的編年史，你絕對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甚至可以寫篇論文搪塞你的老師。

看到這個編年史以後，還有興趣的讀者，就可以再往前挪一兩步，從更近一些的距离觀察《三聯生活周刊》這本雜誌的光譜。在策劃這個封面故事系列時，我們編輯部得以瞭解到它在創刊之初的自我審視、對將來方向的規劃、對實際運作方式的嘗試、對自身風格的定位，細碎而又合理有序。在這個生長的過程中，不同的主筆依次出現，就像一部歷史中先後登場、秉性各異的名將。

最獨特的是，當外界以為它已經好看了成熟了——甚至還開始賺錢——的時候，它



自己又變了。而當很多媒體都在因為競爭加劇而盡力求新時，它偏偏相形靜默。變和不變，為什麼？市場無形之手是原因之一，是否也因為有某種歷練了十五年後的自覺？卻尚未有答案。

但當細讀十五年來每個專題——比方說當它達到600期時的每個專題時，你會發現，他們幾乎涵蓋了各個話題領域——政治、財經、社會、法律、歷史、人文、消費、軍事。每個專題都枝葉茂密，根脈深植。它不是一份最有話題性的新聞周刊（像錢鋼曾經希望去磨礪的），也不是思想者的後花園（像朱學勤曾希望去耕耘的），它是一個文化人眼裡的現實世界，看待這個世界的眼神很複雜：理性，有時有點冷漠；獨立，有時有點落落寡合；透徹，有時有點世故；內斂，有時有點嚴肅；關懷，有時有點傷感。

把這十五年來——恰好是中國發生最大變化的十五年來的專題讀一遍，噢，中國是什麼樣你全知道了，該愉悅的愉悅了，該

憤怒的憤怒了，該着急的着急了，該思考的思考了，你瞭解了中國的世象與因果。而且最難得的是，作為讀者和觀眾，此時，你的獨立性沒有被媒體引導、干擾和侵蝕。這是這份雜誌最獨特之處。

我們把這十五年的無數封面故事反覆細讀和甄選，逐一呈現給讀者。在策劃、甄選和編輯過程中，我們最艱難也是最有價值的體驗，是抓住客觀事件隨時間綫而起伏變化的尾巴，無論文化也好，財經或是社會也好，每一個領域都如此，因為這就是變化的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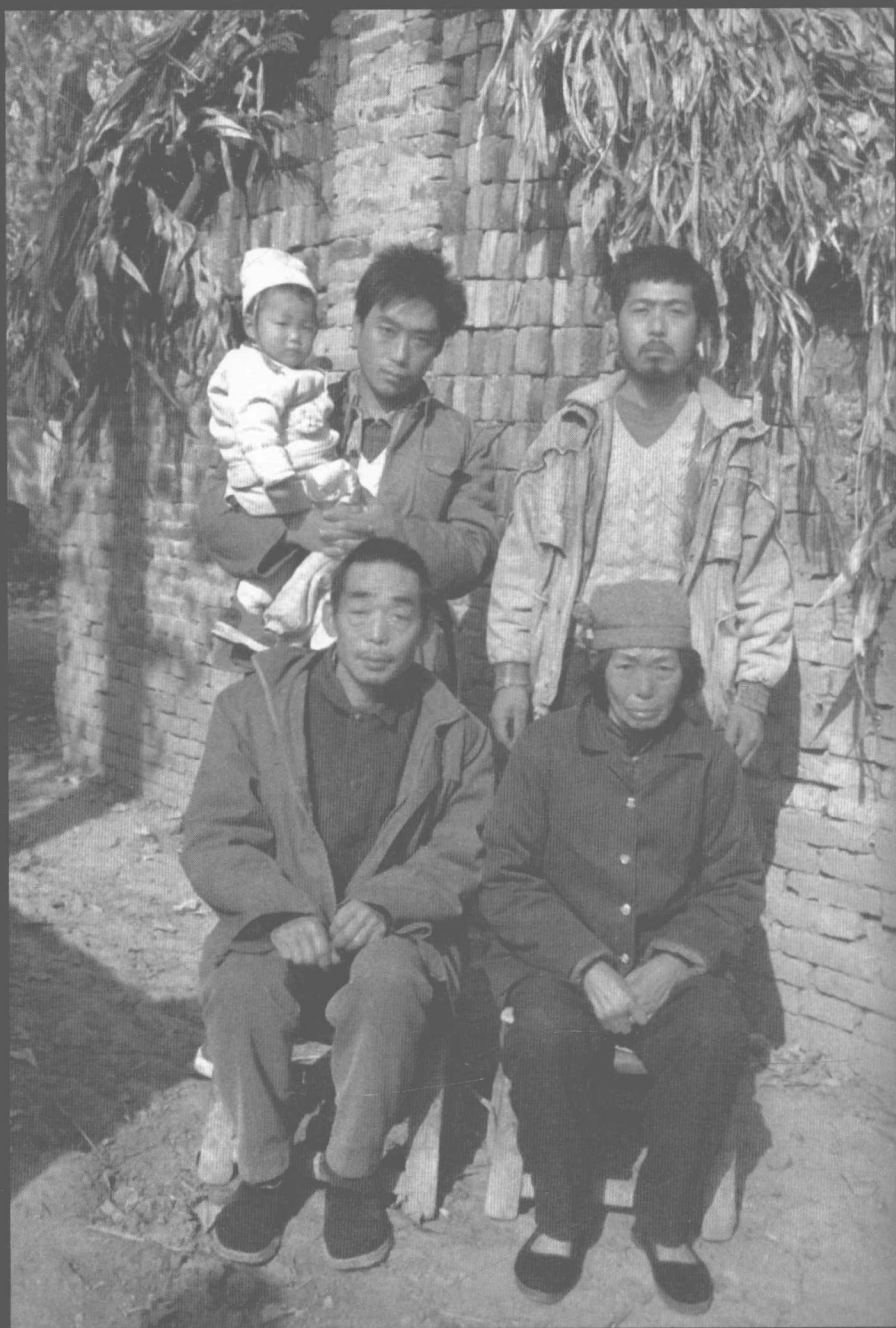
現在展開的一卷，是中國的社會民生現狀。

香港三聯書店  
編輯部





医  
西  
凉



| 一張艾滋病家庭的全家照

# 血禍

---

文 | 高昱 于彥琳

「我們不歡迎記者。」

在文樓村——這座因為數以百計的艾滋病  
人而聞名世界的豫南偏僻村落——記者被  
三四十個村民逼到牆根。

「送錢來的吧？記者都是送錢來的。」也  
有人這樣嚷嚷。

「我是送書來的。」記者想起背包中還放  
有 10 本鄭州艾滋病專家高耀潔贈送的《艾  
滋病 / 性病的防治》。

書立即被一搶而空。其餘的人繼續盯着記  
者的背包不放。

一個村民邀請記者到他家裡，但大部分人  
似乎並不願意記者這麼輕易走掉。「你的  
記者證？」一個五十多歲的村民突然走上  
來，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裝，臉上佈  
滿在烈日和風沙中勞作積澱下的硬硬的皺  
紋，像警察審問罪犯式地衝着記者吼道，  
「還有名片！」

老漢盯着記者證和名片足足看了四五分鐘。  
有些村民情緒激動起來：「都是你們記者，  
說我們文樓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結果從北  
京遣返回來好多打工的，我們種的菜都沒  
人買了。」

但馬上有人反駁：「你不要聽鄉裡胡說，  
沒有高醫生（編按：高耀潔醫生）和記者



| 桂西恩教授

把咱們的病反映出去，現在你能免費吃藥打針？」

「高醫生也不咋的，他盡給病輕的人錢，不給我們病重的。」又有人說。

更多的人圍過來，一層，兩層，三層，四層，用各種眼神但並不友好地盯着。

「你的介紹信呢？」那老漢又蹦一句來，更威風地盯着記者。

介紹信當然是沒有的。右後方終於有一個聲音說：「中國公民到哪裡不行啊。何況他還啥也沒採訪。把記者證還給他吧。」

「不行，鄉裡說了，記者不能私自來採訪。」老漢並不準備讓步。

「讓他走吧。」另外幾個人也幫着說話。老漢遲疑之間，右後方的一隻手把記者證奪過來，拉着記者往外就走。身後有人在罵罵咧咧。

「請不要介意，我們都有艾滋病。」這個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說，「我們也都是受害者。」程告訴記者，那老漢是文樓村「艾滋病協會」的會長。

自從1999年7月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桂西恩教授在這裡發現了數以百計的艾滋病患者和攜帶者，死亡的陰影便籠罩着這個偏僻的中國村莊。2001年8月23日，國家衛生部在北京公佈了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確切地說，包括6個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樓大隊，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賣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衛生部門的調查，43%左右的賣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從1995—2001年，至少31人死於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體到只有800人的文樓自然村，按照村民們自己的統計，90%的青壯年——至少三百人以上——常年賣血，其中大概只有5個人得以倖免。

「我們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來的，今年（2001年）衛生部又來過兩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說，「誰有病大家都知道，在這裡也沒什麼好保密的。」

最初的恐懼和絕望之後，生活在這一世界上艾滋病發病率最高地區的村民決定打破沉默。儘管有人仍然為自己得了「這個髒的病」而羞愧，中央電視台播出了這樣的畫面：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農感到「我們文

樓人太丟人現眼了，在人前抬不起頭」，但大部分人已經不再自慚形穢。「我們沒有賣淫嫖娼，也沒有吸毒，我們只是到那些官辦的血站賣血，我們又沒有做錯事。」程建中堅決地說：「必須有人為我們的病負責。」另一位村民告訴記者，他們希望提出訴訟，但不知道該把誰推上被告席。

2001年8月4日，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率領的由官員和北京專家組成的中央工作組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緊張的空氣。「現在日子比以前好過了。」34歲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說。免費醫療對窮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月29日記者到文樓的那一天，X光機、B超、顯微鏡剛剛運到春節後修建的村衛生所，這是按照專家的意見進行抗病毒治療所必需的檢測設備。據介紹，為救助文樓村民，有關部門和當地政府已經花費了500萬元（人民幣，下同），包括電網改造、小學修繕和40萬元的藥費。

但村民們還是不滿意。一個普遍的抱怨是縣裡一共發放了三次救濟，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錢、一個毛毯和一雙鞋，甚至有老實的病人一次都沒得到。儘管政府保證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學費，但這個新學期在文樓的小學校裡並沒有執行。從縣直屬和各鄉醫院調來的醫生護士幾乎一天

一換，對病人病情的瞭解只能通過病歷記錄。連對疫情的調查都被指責動了手腳以壓縮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兒童被鎖在學校的教室裡不准外出，直至憤怒的家長上告，方由衛生部官員責令當地補查。「這是形式主義，上面對我們很關心，但一到下面就變味了。」一位村民說。

文樓村民對艾滋病的恐懼已經演化成外界對文樓的恐懼。賣油條的、賣豬頭肉的、賣種子的、收西瓜的，現在都不再光臨了，村民們告訴記者，在中央工作組之前，沒有看到有當地政府官員前來慰問或調查。關心和迴避的並存使艾滋病人憤懣的情緒變得奇怪起來。來自北京的官員曾請幾位病人代表到上蔡賓館，有病人便要求住帶空調的房間，第二天又要求給自己家裡也裝一個。「我瞭解他們的情緒，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徑要求賠償。」告訴記者此事的一位官員說。

## 戰爭開始了

「戰爭開始了。」

高耀潔有些蹣跚地邁上河南省圖書館高高的台階。這個76歲（2001年）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衛生組織頒發給她的「喬納森·曼恩世界健康與人權獎」的2萬美元

獎金和福特基金會 1 萬美元贈款，印刷了 12 萬冊《艾滋病 / 性病的防治》。「我要把這些書全部發給最需要的人。」高耀潔教授說，「我害怕這場戰爭的災難比二戰還要大。」

2001 年 8 月 23 日下午，高耀潔和記者押送着第一批 14,400 冊書開始了她後來稱之為「磕頭」的送書之路。河南省教育廳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 3,150 本，宋慶齡基金會 525 本，省圖書館 5,075 本——只有在省圖書館，才有一位副館長和館長助理出來接待，幫着張羅卸書。「我知道你們有 134 個市縣圖書館和 800 個服務站，所以我還準備給你們 2 萬本。」高耀潔對館長囑咐道：「但你們得把這些書發下去，我是要看回執的。」

「我需要保證這些書能讓需要的人免費看到，而不是被堆在倉庫裡或被賣掉。」高耀潔告訴記者，開封有一個 23 歲的女護士，給艾滋病人打針時不幸感染，她把傷口包紮上了。而實際上只需要按住動脈往外擠，用水沖，再放入酒精中 20 分鐘就行了，「她在電話裡哭着對我說，自己也到圖書館查過，但根本就沒有這方面的書。」

高耀潔已經自費把他的書寄給了七百多索

求者。她還希望能給省衛生防疫站 2 萬本，但有人不願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讓病人知道那麼多知識。最後是主管的副站長王哲出來說話，收下了 2 萬 1 千本。

「這是很殘酷的，應該讓他們知道，他們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潔說，她去過很多艾滋病高發鄉村，「那裡連一張掛圖都沒有，只是在上蔡那邊的小學教室裡掛了一個電影明星。」

高耀潔曾經一度很擔心有人阻止這本書的出版，因為她在書中提到了自己的發現：駐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項城、沈丘和許昌的鄆陵等縣的很多病例證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過好幾年也沒有發現感染病毒。她提出這一「值得關注的問題」的用意，一是提醒學界對中國人體質與 HIV 性行為感染的親和力進行研究，更關鍵的是佐證自己的一個重要觀點：在中國，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傳播途徑，絕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採血問題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2001 年）為止，官方的說法還是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以靜脈吸毒傳播為主，在估計的 60 萬 HIV 病毒感染患者中，吸毒者佔總數的 69.8%，經性接觸傳播的佔





| 高耀潔醫生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